

玉溪詩謎

蘇雪林著



現代文藝叢書

玉
溪
詩
謎

原名李義山
戀愛事跡考

蘇雪林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74234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◆(81304.3)

現代文藝叢書 玉溪詩謎一冊

(原名李義山戀愛事跡考)

定價 國幣肆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蘇雪林

發行人 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序

我對於李義山的詩，素來沒有大研究過。偶然讀到聖女祠擬意等篇，疑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嬪戀愛的事迹，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詩集的興味，陸續考證，不意竟積成了一本六萬餘字的小冊子。

最初時和幾個朋友討論這個問題，張君鶴羣便贊成了我的話，加以他自己的考證，做了一篇『李義山與女道士戀愛事迹考證』發表在東吳大學廿五週紀念會所刊行的回潮上。但他對於義山和宮嬪戀愛說，仍然懷疑，別人也覺得我的假設是太荒唐了。

但我愈研究義山的詩，愈覺他有和宮嬪戀愛的事實。不過這些事實被他故意埋藏了，却又安置了一定的標識，教人自去辨認。竟如一座鑛山，那些錦瑟擬意等詩便像透露在山面上的鑛苗。

我無意中拾着一塊鑛苗，已掘着些東西出來了。對於第二塊拾着的鑛苗，當然不忍拋棄，於是我想動手來做一番大發掘的工作。

不過我的功課很忙，雖然預定了工作的計劃，竟無暇實行。直到今年寒假裏，才偷空寫了一篇長萬餘字的稿子。

那篇稿子本想發表出去，但自己讀了一遍，覺得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。於是又搜羅了許多書，課餘之暇便鑽在故紙堆中研究。果然又發現了許多新的證據，還有些我自己認為大膽的假設，也證實了一部分。

譬如我最初讀到義山『天平公座呈令狐公』詩，便假設唐代大部分的女冠帶點娼妓性質，後果於魚玄機詩集及唐人贈女冠詩中尋出這樣的證據。但最後讀北夢瑣言和謝无量婦女文學史也有像我所說的話。我雖自愧讀書太少，幾乎於無意中拾了他人的牙慧，然而因此也知道我考證時所走的道路，還沒有十分錯，又頗以自慰。

我又曾假定莊恪太子之死，有自殺的嫌疑。不多時翻閱通鑑，果然有些古人也以此為疑。

新舊唐書都沒有提王德妃的下落。牠們於開成三年議廢太子時，猶有太子以母寵衰，楊賢妃日夜誣譖，亦不能辨別等語，好像德妃那時還在。但我在義山和宮嬪戀愛的時間來考證，武斷王德

妃死在開成元年秋間。後閱通鑑果有『德妃已譖死……』之說，雖然仍未證明王妃死時年月，但她總算死於議廢太子之前，與我假設相合。

我這編文字，大半是由義山詩中考證出來的，旁證還苦太少，錯誤自然不免。即說全篇種種假設，都是錯誤的，也說不定。不過千餘年來對於義山無題詩已有許多種不同的解釋，我這種解釋算聊備一格罷了。

我希望讀者讀了這本小冊子後，自己去研究義山的詩，自己去尋新的證據，創造新的假設，使千餘年來號稱隱僻晦澀的李義山詩，有一種明白精確的注解。

一九二七，四，五，於蘇州

目次

序

引論

(甲) 與女道士戀愛的關係

- (一) 唐時女冠的娼妓性質……………六
- (二) 宮人之入道……………一二
- (三) 入道宮人生活之豪奢……………一五
- (四) 義山所愛女道士之姓名……………一七
- (五) 義山與女道士之失和……………二〇

(六) 南遊歸來不見女道士之惆悵……………二四

(七) 華陽觀……………二六

(八) 義山之住處……………二九

(乙) 與宮嬪戀愛的關係……………三一

(一) 宮中之醮祭……………四二

(二) 宮庭與道觀之交通……………四九

(三) 宮中景象……………五〇

(四) 曲江……………五一

(五) 與宮嬪之幽會……………五三

(六) 相識宮嬪之返宮……………五七

(七) 盧氏姊妹……………六二

(八)	楊賢妃	七四
-----	-----	----

(九)	離別	七八
-----	----	----

(一〇)	清宮案	八一
------	-----	----

(一一)	追悼	八七
------	----	----

(一二)	義山之身世與戀愛的關係	九二
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(一三)	錦瑟詩	一〇〇
------	-----	-----

附錄	李義山的詩	一〇九
----	-------	-----

參考書舉要		一二七
-------	--	-----

玉溪詩謎

引論

義山的詩素被人視爲隱僻，而無題諸作，更爲難解。中國文學界對於義山無題詩的見解，向來可分爲三派：

第一派 以爲義山詩的隱僻，可以不解解之。而且義山詩的優美，便藏在這曖昧隱僻之中，如果說穿，反成嚼臘。高棟唐詩品彙說：『晚唐杜牧之之豪縱，溫飛卿之綺麗，李義山之隱僻，許用晦之對偶，晚唐變態之極也。』這是儼然將『隱僻』當了義山詩的特色。近人梁任公於其中國韻文內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中也說：『義山的錦瑟碧城聖女祠等詩，講的什麼事，我理會不着。拆開一句一句叫我解釋，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。但我覺得他美，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。須知美

是多方面的，美是含有神祕性的，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；對於此種文字，便不容輕輕抹煞。『這也主張以『隱僻』爲賞鑒義山詩的標準。因其隱僻，便覺他的詩寄託深遙，因其隱僻，便覺得他的詩含有一種神祕性，讀了才能發生我們的美感。』

第二派 直率地斷定義山詩的隱僻，是他才力不足的表现。蔡寬夫詩話說『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者，若其用事深僻，語工而意不及，自是其短，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。故竟體之弊，適其重失。……』毛西河也曾說義山特庸下之才，以可解不可解之辭，文其淺陋。

第三派 以爲義山無題諸作，晦澀難解之詞，正如楚辭中的美人香草，古詩的託夫婦以喻君臣。於是後來箋註義山詩集的人，刻意推求，務求深解，使那些絕好的戀愛紀事詩，徑變成了寄託。『四庫全書提要』所謂『……以爲一字一句，皆屬寓言，穿鑿愈甚，真意愈晦。』馮浩註義山詩便犯了這個毛病。又以爲義山的豔詩，都是巴望令狐綯提挈的寓言，最可笑的聖女祠五排一首，馮氏說爲追悼令狐楚而作。詩中『行騎裁寒竹』將『寒竹』解作『哭喪棒』已經滑稽了；『惟應碧桃下，方朔是狂夫。』馮氏便說是義山屬望令狐綯提挈的鐵證，因爲西王母傳，王母曾呼東方朔爲窺牖。

小兒，令狐綯是楚的兒子。故義山將『小兒』來影射『子』字云云。豈不更是可笑；胡適先生曾罵『無邊落木蕭蕭下』爲大笨謎，我說馮氏這種轉灣抹角的解釋，也可說是一種大笨謎。

千餘年來義山的詩，被上述三派的人，鬧得烏烟瘴氣，牠的真面目反而不易辨認。今年我讀義山的詩，讀到聖女祠無題等作，因爲歷來舊觀念蒙蔽了我的眼光，我也說義山的詩天生是晦澀的，不必求什麼深解，所有香豔之詞，也無非是他在寄託自己的身世遇合之感罷了。但後來我讀了碧城玉山等詩，便有些疑惑起來。因爲這些詩裏都充滿了女道士的故事；若義山與女道士沒有深切的關係，爲什麼一詠之不已，而再詠之，再詠之不已，而三詠四詠之呢？於是根據了這一點懷疑的念頭，用心將義山詩集細讀一過，才發現了一個絕大的祕密。原來義山的無題和那些可歎一片有題等於無題的詩，不是寄託自己的身世，不是諷刺他人，也非因爲缺乏做詩的天才，所以用些怪僻的文詞和典故，來炫惑讀者的眼光，以文其淺陋；他的詩一首首都是極香豔極纏綿的情詩。他的詩除掉一部分之外，其餘的都是描寫他一生的奇遇和戀愛的事迹。

我說到這裏，知道必有人要問：戀愛之事，雖爲舊禮教之所諱言，但嚴厲的教條，究竟束縛不了

文人的思想。像和義山同時的溫飛卿韓偓。後來的王次回不都喜爲風流側豔之詞嗎？不都公然贊美戀愛嗎？爲什麼義山偏就扭扭捏捏說些若明若晦的話頭，教人捉摸不定呢？這個問題似乎很有理了。但我可以回答：義山用這樣隱晦澀僻的筆法，來寫他的戀愛，非懼見譏於清議，實因他別有苦衷，不得不如此。

他的苦衷是什麼呢，就是他戀愛的對象，非尋常女子可比，如果彰明昭著地寫將出來，不但對方名譽將爲之破壞，連生命都很危險的。我想義山本想將他的戀愛史，明告天下後世，無奈有了這種妨礙，他提筆的勇氣，也就沮喪了。

但朱竹垞甯可不喫兩廡冷豬肉，不刪風懷二百韻，詩人愛惜他的情感的結晶，逾於名譽，義山如何肯因危險而犧牲他富有趣味的情史呢。

不過，再說一句，他戀愛的對象，不比尋常，關係究竟太大了，他到底不敢說，而又不忍不說，於是他只得嘔心挖腦，製造一大批巧妙的詩謎，教後人自己去猜。他如此辦法，不啻將他的愛情窖藏了，窖上却安設了一定的標識，教後來認得這標識的人，自己去掘發。所以義山的無題詩，可以算得千

古言情詩中別開生面的作品。

義山詩中有些什麼戀愛事迹？他的戀愛究竟是些什麼樣人物？依我的觀察可以分爲下列的四種：

(甲) 女道士

(乙) 宮人

(丙) 妻

(丁) 娼妓

關於妻與娼妓的文字，着墨不多，而且也無神祕可言，所以不在本書討論之列。現在我所要討論的僅爲甲乙兩項。

(甲)與女道士戀愛的關係

未解說此題之前，須將唐朝道風之發達，略爲敘述，始能使讀者對本文加倍明瞭。

唐朝道教最爲發達，自從高宗尊老聃爲玄元皇帝以來，歷代帝皇羣相尊崇，並著老子的道德經爲聖經，以道教開科取士。古語說：『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』帝王對於道家學說，這樣獎勵提倡，社會上自然相習而成風氣了。當時名人無不帶有道家的色彩，如李太白受道錄於齊，平生所爲詩歌，差不多篇篇說到神仙出世的話；賀知章黃冠還故鄉，李泌入衡山學道，白居易也不相信燒鍊，但老來却和鍊師郭虛舟燒丹。唐詩人與道流往還之詩不可勝數。不但帝王卿相，學者文人，迷信神仙，一時風會所趨，連女子也被道家思潮所鼓動，唐宮主每每修道不嫁，楊貴妃亦曾丐爲女道士，宮人亦有自請出家的，當於後節細論。

(一) 唐時女冠之娼妓性質

唐時女道士固不乏刻苦清修的人，而借出家以便其交際之自由的，却也不在少數。因此唐朝

便發生了一種特殊的婦女級階，替他杜撰一個名目，便是『半娼式的女道士』。

這種半娼式的女道士有住在家裏的。（像韓愈所詠的華山女詩，說一個女郎登壇說法，吸引聽衆，借談道之名，遂情欲之實。雖然譏諷得過火一點，而當時所謂女道士的一輩，確有這種情形。）也有住在觀寺中的。

第一，唐女冠魚玄機有詩集一卷。雖僅寥寥三十餘篇，而半爲豔情之作。她的情人很多，如李子安溫飛卿均與她相識。魚玄機集中寄子安情詩凡五首。

情書寄子安云：

『秦鏡欲分愁墜鵲，舜琴將弄怨飛鴻。』

春情寄子安云：

『……冰銷遠礪憐清韻，雪遠寒峯想玉姿，……如松匪石盟長在，比翼連襟會有期……』

寄飛卿詩集中凡五首。

冬夜寄溫飛卿云：

『……疏散未閑終遂願，盛衰空見本來心……』

寄飛卿云：

『……冰簟涼風着，瑤琴寄恨生。嵇君書札嬾，底物慰秋情？』

這樣多方面的戀愛，居然著之篇章，如說玄機不是娼妓式的人物，誰則信之。然而她居然住在寺觀裏，往來多鍊師羽士（集中有寄題鍊師及訪趙鍊師不遇等詩）之流，仍然像個出家清修的女冠。——按北夢瑣言說：玄機乃李億補闕之妾，愛衰下山。有怨李公詩曰：『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人。』云云。是自縱懷，乃娼婦也。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所殺。有集行於世。

第二，東觀奏記有這樣一段紀事：『上微行至德觀，女道士有盛服濃妝者，赫怒，亟歸宮，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盡數逐去，別選男道士七人住持。』東觀奏記爲唐裴庭裕所撰，專紀宣宗一朝之事，所稱『上』係指宣宗。道教自歷敬文武三朝之後，風氣大壞，宣宗雖欲整頓，怕也不可得了。

第三，太和三年（西紀八二九）義山在令狐楚幕中有天平軍公（舊注公字疑爲衍文）座上呈令狐公一詩，詩云：